

江色信手彈

(戏曲集一)

B3754/12

空軍政治部文化部編印

目 录

灯站的早晨 (独幕话剧)王世阁、闫肃 (1)

一对红 (独幕话剧) 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 张祖慰执笔 (37)

禧临门 (湖北方言歌剧) 006部队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冯汉平执笔 (65)

红色信号弹 (独幕话剧) 3612部队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101)

问题发生之后 (独幕话剧)

.....空军司令部 孟羊城原著 于永祯改编 (125)

六条黄瓜 (小歌剧)

..... 3880部队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张世甲、魏汝哲执笔 赵汝朋、徐哲林编曲 (145)

一包药 (独幕话剧)

.....广州军区空军 458 医院 倪庆林 (193)

人物：站 长(简称站)，25岁，上士
金 生(简称金)，21岁，列兵
褚大田(简称褚)，24岁，中士
小 唐(简称唐)，18岁，列兵，天津人。
秋 风(简称秋)，19岁，金生的未婚妻
三丫头(简称丫)，10岁左右，秋风妹
大 娘(简称老)，50岁，秋风母

时间：1964年春

地点：福建前线某农村。

幕 内：汽车马达声响了一阵后又停止，人声喧闹。站长声：“大发动！”油机发动声响起。

小唐声：“一号手金生同志，弧光灯准备完毕！”金生声：“站长同志，探照灯一切准备完毕！”褚大田声：“报告站长，发电车全部良好！”

启 幕：台左一座跟踪探照灯，背朝观众，旁有背包、大衣、箱子、食具等，还有一付水桶和扁担，看得出部队刚刚转移到这里；台右一个树杈，树杈上挂着电话机；台后是一片北方村舍，房舍中露出钢铁厂的小高炉。在远处的高地上，隐约可见高射炮和雷达探照灯阵地。站长正在试线。

站：集合！（战士们跑上列成一行）同志们，稍息。昨天夜行军八小时，人员武器都安全，大家表现的很好，尤其是金生同志（金生立正）。现在战斗准备完了。解散以后，按原来的分工，解决吃、喝、住的问题，由褚

大田负责(褚大田立正)。解散!

褚:小唐,你去搭床铺!

唐:是!(下)

褚:金生你把箱子支起来!

金:是!(高兴的哼着三八作风歌,站长搭手帮助他)

(工厂的钟声响起)

褚:这还有个钢铁厂?(下)

金:(望远处的钢铁厂)怎么到这儿了?

站:金生,怎么了?

金:没什么,我去打水。(一下把闹表拿起,表铃响,他慌忙按住放下,拿水壶下)

站:(对金的背影)大山钢铁厂?对!

(电话铃响)

站:(接电话)是!722站。连长同志,一切就绪,全部安全,提前二十分钟进入阵地。新同志金生么,从行军到进入阵地一直情绪高、干劲足,可是刚才钢铁厂的钟声一响,他的情绪突然有点变样,据我平时了解,他的未婚妻秋凤住在这里,对!在钢铁厂当质量检查员。是呀,昨晚转移的太突然了。是……是!

(褚大田上)

褚:站长,前几天,金生又接到未婚妻秋凤的信没有?

站:没有。(放下电话)

褚:一眨巴眼的功夫,味儿变了!

站:有问题儿么?

褚:嗯,我忙着搭锅灶,腾不开手。我说:“金生,你去到井沿挑担水来。”他说:“褚大田,是不是你去?叫我干别的啥都行。我……”我很耐心地跟他说:“咱们全

站就五个人，一个萝卜顶一个坑；站长负责整阵地，副站长到高射炮连去了，小唐打扫屋子，我搭锅、做饭，你挑水……”他磨磨蹭蹭吭吭吱吱地瞪眼不去。我说：“你倒是去不去呀！”你猜怎么样，他脖子一拧，噙着嘴跑进屋里，关上窗户门，帮小唐搭床铺去了。

站：你看，他为什么不去挑水？

褚：一个字：懒！

站：平常他竟挑最苦最累的活干，抢着出公差、挑水，为什么偏偏今天懒？为什么他愿意干别的，偏偏不愿意去挑水？

褚：反正这是缺点，是缺点就得帮他改！

站：这儿是大山县大山镇，金生的未婚妻秋风就住在这里！

褚：啊？怪不得叫他挑水好象街里有老虎要吃他似的！

站：褚大田，你看——金生为什么怕见未婚妻？

褚：我看哪，他们不见面才好哪！

站：为什么？

褚：这不明摆着么？去年评完五好那阵，他未婚妻来一封信，他搭拉一天脑袋……

（小唐带着口罩，拿一封信上）

唐：站长，（咳嗽）我汇报个情况。

站：说吧。

唐：好哇，好哇，金生真热心肠。褚大田分给我的活儿，他都抢着帮我干完了。我说：“金生，你都帮我干完了，我干嘛？”他说：“那，你就替我挑水吧，挑不动一桶就挑半桶。”

站：噢？这问题儿……

唐：噢，对了，站长，刚才通信员小王捎来两封信。这封是你的。

站：（接信看，面有难色）噢，找到我头上来了！

褚：小唐，你说金生叫你替他去挑水？

唐：是啊，平常他帮我学技术，学文化，这回又帮我干又重又脏的活，专把挑水这轻巧活让给我，这就是互助好哇！

站：小唐，那封信是谁的？

唐：金生的。

褚：得！又是那个秋风来的！

站：这个女同志好厉害呀！

褚：站长！真急死人哪！我满心眼想把他锤炼得硬棒棒的！可是那个秋风一来信，他又架不住了。我建议就抓住他恋爱这条缺点，正经八北地开个会帮助帮助他！

站：光抓这条？

褚：对！这是关键！

站：不！关键在这儿！（指脑袋）是他的不虚心爱面子！

褚：我看，他就不该恋爱！战士嘛，就应该一个心眼为人民服务，在他的思想上就不许有半点杂质，就象眼睛里不许有砂子一样！

（金生一手揉眼睛一手拿信上）

唐：唉，金生，你哭嘛？有嘛为难事，我帮助你！

金：谁哭了？刚才我在那看信，一阵风眼睛里进了砂子！

唐：这没嘛儿，我给你吹吹！

金：（倔强地）我自己弄吧！

唐：别怕，我给你慢慢、慢慢地吹！（给金吹眼睛，吹了一阵

不顶事)

褚：算了吧，吹两口气，不顶事，看我的！（拿手绢）新洗的，干净！（拉金的眼皮）

金：唉哟……（疼的跳开）哪儿见过你这样的大夫！楞往里捅！这叫眼珠子！懂么？

褚：我自个儿竟这么整，一下就好，来吧！（抓金）

金：（急忙躲开）你稍息吧！我受不了！

褚：砂子留在眼睛里会得砂眼的！

金：你得了吧！砂眼是病毒造成的。你懂不懂科学？

褚：那病毒也是这些脏玩艺带进来的。科——学？

站：我来试试！（接金的手绢，金手中的信落地，他从地上拾起给金）你的信。

金：（不顾眼中的砂子了）站长，你快看看，给我拿个主意！

站：先把眼睛里的砂子弄出来。

金：我着急呀！

站：（很在行地将金眼中的砂子弄出）闭上眼睛，呆一会儿，淌点眼泪就好了。

金：站长，你快看信吧！

站：（把自己刚接到的信给金）我刚才也接到一封信你也看看。

金：（念信）探照灯负责同志：

站：（念信）亲爱的金生同志：

金：（念信）金生入伍半年了，我给他去了四封信，

站：（念信）你连一个字也不回。是没接到还是怎么的？

金：（念信）请你告诉我，

站：（念信）金生，你到底入团没有？

金：（念信）当没当五好？

站：（同时念信）不虚心、好面子的毛病改点没有？请答复我。秋凤。

褚：噢！两封信一个内容！

金：（为难地）这，见了面怎么说呢？

站：（为难地）是啊，见面怎么说呢？

唐：（不能地）嘛？见面？

褚：小唐，他的没过门的妻就住在这个镇！

金：你们都知道了？那我实说了吧。秋凤的工厂离咱们站不到500米！她的家离咱们这不到150米！咱们挑水那口井就在她家门口！

唐：哟！水井就在她家门口？这不是碰鼻子了么？（安慰地）我说金生，你不要怕！工厂生产挺忙的，她不一准来。

金：今儿是星期天，该她歇班！

唐：哟！这么说，她非来不可咧！

站：金生，你为什么这样怕见秋凤呢？

金：这个、这个……

褚：唉！老毛病——不愿意敞开思想。掏出来嘛，大家帮你刷洗刷洗，不就干净了？

唐：金生说吧，大家帮助你！

金：站长，我单个儿跟你谈吧。

站：金生，说吧，说了大伙好帮你拿个主意呀

金：（把站拉向一边）站长呀，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好面子，吹大牛，入伍那天秋凤送我说：“金生，你要好好干，你最低要入团，当五好，我等着你的信。”我说：“没——问——题！三个月入团，半年准当五好！”

唐：好哇，好哇，上进心满强咧！

金：可是，现在，还全都是个零。她给我来了几封信我都沒回。见到她，怎么说？

褚：哼！不恋爱，什么麻烦也沒有！

站：怎么说？一是一、二是二，是优点——发扬，有缺点請她批评！

褚：金生，照实告诉她，你还没入团。

唐：唉，要这么说，说：“我嘛，已经写了四个入团申請书。”

褚：你告诉她，还没当五好。

唐：再补充一句儿，就说：“去年年底我评上个四好，离五好就差这么一点了，我正用劲爭取哩！”

褚：她要问你皆因啥沒当五好、沒入团？你就说：“唉——都怪我小资产阶级不虛心好面子，也怪妳总纏着我谈恋爱！”要抓关键才行！

唐：你要详详细细地给她摆，入伍以后的成绩、进步，受几回表扬？为嘛受表扬？叫她看看你金生不含糊！

金：都不行啊，她是钢铁厂的质量检查员，对质量卡的可严了！弄不好就是：“干脆，不行！废品！”

唐：噢？她对爱人也象对待产品一样么？

金：站长，我把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站：不！你是当事人，主要得靠你自己，你看怎么办？

金：我，最好不见她，不去挑水，等离开这以后多挑水补上！

站：你的意思是一天沒入团、沒当五好，就一天不见秋风？这个问题儿——不对头！

唐：（热心地）行了，沒说的，我替你挑水！

站：你？不！不行！你代替不了！

唐：（悄声）站长，别让金生去了，他脸皮薄，咱站就五个人，他为这个一有情绪，就要影响训练和灯泡协同。他最怕……

褚：唉，我说金生呀，我倒想了个头等妙主意！

金唐：（急切地）什么主意？快说！

褚：一个字：吹！

金唐：（意外极了）吹？就这么吹了？怕的就是这个嘛！干嘛要吹呢？怕的就是这个嘛！

金：（忽然紧张地指远处）你们看，那边来了个人，准是她！

唐：（看，憋不住地乐了）嘛？唉！嘛是嘛呀？那是个老大爷！

褚：唉！芝麻粒大的小事，吓成这个样儿！这要是打仗的时候，怎么得了呢？

站：看起来秋风早来比晚来好哇。问题一定要及早解决！

褚：站长，你可要严格要求抓关键哪！

唐：站长，你可要讲究方法，别叫金生和秋风闹矛盾哪！

站：关键要抓，方法要讲，目的是帮助金生进步！好，大家干活去吧！

金：站长，那我挑水的事……

站：水——还得去挑。

金：我？……

站：你，不应当避讳，躲——不对，也不顶事！好吧，秋风来的问题嘛，挑完水咱俩研究。

唐：（咳嗽，欲戴口罩）

金：（看着水桶，不愿伸手拿）

唐：唉！我说金生，你不会找窍门。给，新买的。（掏出一新口罩给金，示意叫金戴）去挑水吧！

金：（接过口罩，不得已地）好吧！（挑水桶下）

褚：（发觉了唐给金口罩）你，小唐……

（唐抱起食具下）

褚：站长呀，自打你叫我负责帮助金生，我真恨不得一口把他所有的缺点都吞掉呀！

站：要是一口能把一个人的缺点全吞了，我早就吞了，还要我们做工作干啥？不行啊，这事不大，可满复杂哩。

褚：我看要抓关键！啥是关键？金生谈恋爱，这就是他进步的绊脚石。咱们当老兵的一定帮助他踢开！

站：踢开？不！在服役期间应当一个心眼干，不该谈恋爱分心，可是既然人家入伍前就有这种关系，我们就应当教育金生正确对待，不要为恋爱影响工作，影响进步。

褚：站长，你也同意服役期间谈恋爱？

站：不，我不同意！

褚：那你说？

站：我说，踢开不踢开都不是帮助金生的关键。眼前我们最重要的是摸清秋风是怎样一个人？然后再捉摸怎样借她的东风帮助金生。

褚：站长，咱们打的是敌人飞机，讲的是“开灯就照中，炮响敌机落”，一个字：快！象你这样不果断……

站：果断，不是乱来！你呀，老毛病！走，到屋里谈。你也该做饭了。

（褚、站下）

(少刻，金生戴着大口罩，挑着水桶，躲躲闪闪上，三丫头追上)

丫：二嘎子、二嘎子哥！你跑啥呀？站下。

金：(站住，把脸扭向一边)

丫：二嘎子哥，哈！你戴口罩我也认识你呀！

金：我……

丫：你，是不是病了？

金：(顺水推舟)哦，对，对，有点小病。

丫：(摸金头)哟，脑袋有点热，我找姐姐去！(转身欲去)

金：(拉住丫)三丫头，回来，我没病，嘿嘿。

丫：你别唬人。(欲走)

金：(摘下口罩)你看，真的没病。

丫：(聪明地)没——病？那为啥戴个大口罩？

金：(大窘)哦，这个，这是秘密……

丫：秘密？秘密就不理人？你当了解放军就瞧不起人了？

怪不得我姐姐骂你！

金：(一惊)秋风骂我啥？

丫：我姐说：“我去了五封信，他连一个字也不回，准是做了丢人的事，没脸皮……”

金：她还说啥？

丫：她还说：“干脆！”

金：(吓了一跳)干脆啥？

丫：干脆去调查调查你！

金：调查我？唉，三丫头，我来了，你千万别告诉你姐姐。

丫：不嘛，非告诉她，叫她问问你，为啥不理人，还戴个大口罩？

金：她来也不赶趟了，我们部队马上就走！

丫：马上就走？那我更得快告诉她了！（跑）

金：三丫头，回来！回来！

丫：（边下）二嘎子哥回来了！（下）

金：三丫头……唉！糟糕！（追下，衣服被铁钩扁担划破个口子）

（褚大田上）

褚：唉，这水到现在还没挑来，那个桶呢？

金：掉井里了。

褚：我早就说过，年轻的别谈恋爱！（走，返回）都怪我对你的缺点抓的不狠哪！（挑水桶下）

金：唉！（摘口罩）小唐这玩艺也不灵了！（站长上）

站：金生怎么了？

金：真倒霉！偏偏碰上她了！

站：谁呀？

金：秋凤的妹妹。站长，我，不知怎么搞的，……

站：怕什么？你入伍以后干的满不错嘛！你进步又不是专门给秋凤看的嘛！同志呀，你的最大弱点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不虚心。得下决心改呀！金生，我知道你想进步。

金：站长，我真想进步啊！

站：想进步，好啊。可是，你还要想想：为什么要进步？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还是为了面子好看？要树大志才行！可不能掺杂一点个人成份哪！

金：嗯……（拿大头针别刚才刮破的衣服）

站：哟！衣服破了用大头针别只能遮盖一时，用针线缝才穿的长久啊！

金：（省悟地）是！（把大头针抽下）这就是我的弱点。

站：(拿出针线包)来，我给你缝一下！

金：(佩强地)不，我自己缝！(接针线包不安地下)

站：(望着金的背影心疼地)，看他苦恼成什么样子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遇到想不开的事，心里是什么滋味呢？我还得找他谈！(欲下)

(小唐有点慌张地上)

唐：站长，那边来个妇女同志！(抓电话)赶快请指导员来解决吧！

站：不！(按住电话)

唐：可也是，连部离我们二十多里地，指导员来也不赶趟了。

站：部队刚刚转移，有许多作战训练上的大事压在首长身上，我们自己能办的事，最好别分领导的心。

唐：那，怎么办？

站：你、我，咱们全站同志，都来当小指导员，人人做思想工作，互相帮助。

唐：我？没谈过恋爱，不知道女同志的心理。

站：我也一样啊，不过没关系，不知道心理，就弄清她的心理。好吧，一会秋风来，你先招待一下，我找金生谈谈。

唐：站长，我……

站：(返上)小唐，不要慌，我给金生打打预防针，就来！(下)

褚(挑水桶上)咋的了？

唐：金生的未婚妻秋风来了！

褚：来了？我去跟她说！

唐：你说什么？

褚：我说：“女同志，我们刚到这儿，战备任务紧呐！金生呢，也没功夫谈恋爱。您呐，一个字：走。”

唐：不象话。

褚：那——

唐：那啥？要是你的未婚妻来，你怎么样？

褚：嘿嘿，咱没有噢哇，要是我的更简单：“你来干啥？也不看看啥时候？一个字：去！”

唐：更不象话！别忘喽，我们的任务是帮助金生和秋凤别闹钗了。

（急的咳嗽）

褚：不！我们的任务是帮助金生进步！不行，我找站长去！

（挑水桶急下）

唐：（边咳嗽边戴口罩）

（老大娘从背后上）

老：（旁白）怨不得三丫头说呐，见着我，还戴口罩呀？

唐：（自白）来了，叫我怎么说呢？

老：你把口罩摘下来，不就好说了嘛！

唐：（听声音不对）您是谁呀？

老：我是你的丈母娘啊！这小子和我还藏猫猫呢！

唐：（回身、摘口罩）啊，大娘啊？

老：啊？你不是二嘎子呀！噢，同志啊，您瞧我呀认错人了！你可别见怪呀！弄了半天，赶情你们这儿都兴戴口罩呀！

唐：啊……这，不，啊，您请坐吧！

（三丫头上）

丫：哟，妈，你来的可真快当呀！

老：三丫头，你来掺合啥

丫：我想瞅瞅，二姐咋跟二嘎子哥吵架！

老：死丫头，我怕的就是他俩闹掰喽！你还来看哈哈笑！

唐：大娘，可不能（咳嗽）叫他俩闹钗了呀！

老：哟！同志，你身子骨不自在了？

唐：没啥，昨儿晚上着了点凉！

老：三丫头，快回去，把咱家那点生姜拿来。（对唐）喝点姜水，发点汗就好了。

唐：不用了，大娘，我这儿算啥病？

（站长上）

老：哟，同志，可别这么说，小灾不治中大病呀（对丫）楞神干啥？快去呀！

丫：姜在哪儿搁着呀！

老：在苹果筐旁边，小葫芦头里。

（三丫头下）

站：大娘，您好！（敬礼）

唐：站长！

老：噢，站长？一定是个大首长。（对站）你，就是这儿的首长吧？

站：我是这个站的站长。

老：站长？那一定管几百号人吧？唉，够辛苦的了。

站：不！大娘，我们全站就五个人。

老：五——一个？那你跟班长差不多呀？

站：对呀！小唐去烧点开水。

唐：是！（期望地）站长，你……（下）

老：（指探照灯）你们就是使这个的吧？哟！这炮可真粗

哇，班长，这是电光炮吧？

站：大娘，不是炮……

老：噢，对对，这是隔山照吧？

站：这叫探照灯！

老：噢，大电灯呀，你们一人使一个吧？

站：不，一个站一个，一个连十几个灯，一拉开十几、二十里哟。美国鬼儿的飞机一露头，咱们从四面八方这么一照，咱们的高射炮咚咚一开火，哎——（做击落敌机状）。崩——

老：（兴奋地笑）好！好！这真是照妖镜！

站：大娘，屋里坐吧！

老：不了，这儿敞亮。

（旁白）看这个小伙儿挺和气，我得让他帮帮我。

站：（旁白）看这位大娘挺开通，我得借借东风，摸摸底。

老：（旁白）对，就这么办！

老：站长，我找你有件事。

站：大娘说吧，您坐。

老：班长呀……噢，金生这孩子还规矩吧？

站：噢，规矩。大娘呀，你女儿秋风……

老：秋风么，啊，这丫头心眼可好哩，金生呢？

站：啊，金生么，这小伙儿也不赖呀，上进心满高哩。

老：心高？

站：高啊。

老：（旁白）对，我就说么，金生眼眶高了吧？（有点生气地）可是，秋风那点配不上他呢？